

飛越麻風村

系列報道三之二

消除歧視篇

歧視釀人倫慘劇

嘆 回歸社會無望

麻風歧視再延三十載 生死關頭病友勝親人

陳姨曾試圖飛越麻風院，回歸故土，但以失敗告終。她是東莞泗安醫院的康復者，回到村裡感覺同輩人眼光怪異；年輕人也很冷漠。於是，陳姨重新「逃」回麻風島。儘管志願者一再鼓勵她，她卻再無返鄉的勇氣。

本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大部分康復老人孤獨一生，與同患難的病友生死相依勝似親人。專家表示，徹底消除麻風歧視仍需二三十年，融入家庭和社會仍是空談。一個殘酷的事實是，絕大部分康復老人難以再活二三十年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

■相當多的康復老人最後都終老麻風村，無法被家庭和社會接納。



尋親路遙遙 相認不相親

很多康復者最大的心願，就是在有生之年見到親人。「尋親」成了大衞醫院院長吳桂芳每次出島的最大任務。年代久遠，又沒有什麼線索，找人本就不易，何況「尋親」也讓吳桂芳看盡世態炎涼。

父掉淚 女發愣

有一個康復者當年被隔離時，兒女僅八九歲。吳桂芳費盡周折，總算打聽到他兒子如今是個承包建築工程的老闆，但兒子卻不願認父親。女兒願意見父親，吳桂芳就把老人從島上接出來，車停在台山市，兩人在救護車裡相見。分別40多年，相見無語，父親不住掉淚，女兒只是發愣，最後稱

生活困難沒錢可給。吳桂芳十分感慨，老人並不是需要錢，而是需要關心和親情。

相處難 寧回島

2007年3月，吳桂芳幫87歲高齡的宋平老人找到了兒子。但兒子拒絕接父親回家，怕他的病傳染給家人。老人淚灑衣襟，顫巍巍起身，搖頭歎氣扶牆而出。吳桂芳氣憤地指責對方後，對方才將老人接回家。不料，3個月後，宋平又突然出現在吳桂芳面前，要求回到海島上。原來，兒女都不願意和老人說話，老人想抱一下孫子也不讓，鄰居都遠遠躲着他。「只有你關心我，這裡才是我真正的家！」



■康復者之間互相幫助，生死相依。

母子情本是最堅不可摧的感情，但麻風歧視造就無數人倫悲劇。採訪途中，本報記者就聽說，台山大衞島的一位老人小時候被同學傳染麻風病，媽媽知道後大聲叫罵，「你趕緊走，不離開家就殺了你！」

一紙斷親書 病母憾終生

章阿婆沒想過老死大衞島，她期待着母子團圓的時刻。當年被隔離到麻風島時，兒子還很小。兒子學會寫字後，母子倆常常通信。兒子總是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，章阿婆也總是回信說等他長大就回來。終於等到兒子長大了，可兒子卻乞求不要再來信，因為他找了對象，「要是她知道我媽媽是麻風病，就不會嫁我了。」

章阿婆哭着把兒子的所有來信秤了秤，總共2.52公斤，然後一頁一頁地燒掉。她只留下最後一封信，因為那封信讓她失去了兒子。但為了兒子的幸福，她也不加責怪，抱憾一生，鬱鬱而終。

像章阿婆這樣，忍受硬生生撕裂親情的心酸人，在康復者中比比皆是。南海紅衛醫院的孔豪彬1960年就病癒出院，已遷往香港謀生的母親獲悉後趕回內地見面，母

子痛哭一場。母親對他說，不宜回家生活，不要怪媽斬斷母子之情，還要顧着弟妹前途，這是為世所迫。

政策再開放 歧見難消除

轉機出現在1986年，麻風病從隔離治療為主轉變為社會防治為主。當時，大部分康復者紛紛出院返鄉，泗安醫院康復者也陸續走了三、四百人。但部分康復者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，不得不繼續居住在麻風病院村內。比如，大衞島的香港人梁伯從染上麻風病起在醫院住了70年，親戚歷經戰亂凋零殆盡，僅記得有個大哥是聾啞人，卻不知是否還健在。同時，政策的開放也敵不過強大的社會歧視，何伯迄今仍住在廣州市增城健娛村，1962年他就已病癒，但是，「當地政府、村裡人說不收留這群垃圾。」

全國目前居住在麻風病院村的康復者有2.1萬人。對他們，「家」是不可觸及的傷痛。泗安醫院的大學生志願者謝翠屏對本報記者說，康復者大都避開這個話題，「稍微動動腦筋就知道，要是家裡能接受他們，誰願意

留在這？」

麻風村優職 薪高無人問

麻風村成了康復者躲避歧視的最後港灣。漢達康福協會是一家專門幫助麻風康復者的民間機構，社會心理康復項目是其主要工作之一。漢達工作人員費小姐表示，經過這麼多年隔離，老人們無疑有自卑心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家庭和家所在社區不接納造成巨大的社會壓力，令他們對留在麻風村反而有種歸屬感。

但歧視依然會波及看似世外桃源的麻風村，並帶來招工的困擾。泗安醫院新接收的大衞島康復者是廣東省畸殘程度最高的群體，六成喪失生活自理能力，院長徐耀華着急的是，請不到人來照顧他們。儘管月薪比其他醫院多500元，兩名護工仍招不到。還有一個炊事員崗位享受公務員編制，轉正後月薪達3,000多元，仍無人應聘。徐耀華表示，癆病特效藥出現50年後人們才不再歧視

肺癆患者，而麻風病特效藥才出現20多年，也就是說，還要30年人們才不會歧視麻風病。另外，二三十年後康復長者都死了，今後看不到這種畸殘外貌，人們就不再害怕。

孤島長隔離 自卑超常人

自卑也是麻風康復者和病人難以融入社會的障礙。一項國內調查稱，近70%麻風病患者有自殺意念，為健康人的17倍。武漢、韶關等地麻風醫院工作人員分別調查發現，麻風村康復者抑鬱發生率為25%至30%左右，而抑鬱症平均發病率為3%至5%。大衞醫院董醫生向本報記者表示，大衞島康復者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心理問題，壓力來自身體上的殘疾、心理上的自卑、社會上的歧視、經濟上的困難。

不過，中國麻風防治協會名譽理事江澄教授認為，心理疏導是較高層次的問題，恐怕一下子難以解決。但歧視仍在，康復者回歸社會很難，融入社會是空話。康復者何紀文改編陸游名詩《示兒》表達了這種無盡的悲哀，「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仍悲難與眾人同。全消麻風歧視日，歡慶勿忘告乃翁。」

救護車村前掉頭 拒載麻風康復者



■缺乏親情的麻風康復者尤其鍾愛貓狗。

麻風歧視不僅至今猶存，甚至連醫務人員也不例外，120急救車到了康復村口，也拒絕進村。劉禎祺老人曾參加2009年聯合國國際麻風諮詢會，經常為康復者做事和吶喊，有一件事一直令他耿耿於懷。

2007年4月，廣州太和康復村一位老人心臟衰竭，因為太和住院部缺乏必要的設備，醫生馬上打120叫來了急救車。誰知急救車開到大門口，一見到牌子就立刻掉頭。太和村的醫生

想攔住他們，但對方說沒帶防備措施，不能進村。太和村的凌醫生氣憤地說，如果救死扶傷的醫生都抱着這種態度，就更不要說普通人會怎麼樣歧視了。

對麻風歧視，順德紅衛醫院康復者、漢達康福協會副理事長孔豪彬老人深感無奈。他告訴記者，中國人的麻風歧視長達幾千年，內心的恐懼十分強大，因此，「雖說社會進步了，但人的思想卻還難以跟上醫學的進步。」

病友生死相依 臨別淚灑墓前

大衞島見證了康復者親情凋落的淒涼，也見證了康復者之間生死相依的深情。有1,000多個麻風病人長眠於大衞島，終身未能離開。譚亞德回憶，1976年和他一起從泗安醫院遷往大衞島的有50個，如今僅剩4人，以後不能回去祭拜，成為他的一大遺憾。

墓前依依別亡友

1月9日，向孤島揮別的日子來臨。孫添洪7點多就起床，趕在啟程前為亡友謝維德再掃一次墓，在距離8點半撤離之前，他兩次依依不

捨到墳頭道別。謝維德是孤兒，孫添洪深知此別之後，或許墓前再也無人。「他活着的時候，都是他照顧我，我對不住他啊！」老人說着就眼角泛出淚花，「遷移之後生活條件好，如果他也，就更好了。」

9日下午4點，陸海兼程300多公里之後，康復者終於抵達泗安醫院。剛在嶄新的宿舍內坐下，黃美齊就給同屋的李織娣餵桔子；當李織娣輕輕咳嗽，黃美齊立刻輕輕拍着她的背。李織娣一言未發，剛躺下，黃美齊立刻為她脫鞋、蓋被子。

記者手記 鞭炮聲中 人鬼殊途

1月9日下午3點38分，泗安碼頭鞭炮聲乍起，人們鼓掌歡迎被長期隔離在大衞島的麻風康復者歸來。這不禁令人跨越時空，追想起另一場花炮聲。

1936年，廣州白雲山下紫薇廟的荒野中發生數次大規模槍決事件。每次殺人，刑場上同時燃放密如炒豆的鞭炮，用來掩蓋罪惡的槍聲。被槍殺的300多人，既不是敵人，也不是死刑犯，他們只是一群病人，一群麻風病人！

時移世易，一樣的鞭炮，折射兩個不同的社會和時代。這無疑是人類巨大進步。福柯《瘋癲與文明》也稱麻風病人為「上帝的棄兒」；但在今天的大衞島康復者中，信徒們會在每周四早晨，沐浴着陽光歌唱「我們是耶和華最寵惜的兒女」。

消除歧視 你我皆有責

政府和個體之外，是力量更強大的社會。儘管我們跨越了有形的海島隔離，但強大的歧視依然構成更頑固堅硬的無形隔離牆。僅有花炮和掌聲，社會所釋放的善意依然不夠。造成這種心理隔離世界的元兇，恰恰是我們。我們沒有任何道德優越感可譴責康復者家屬的冷漠；相反，家屬感受到的壓力正是來自於外部，要譴責的，正是我們自己。

如果任由歧視再延30年，那時麻風康復長者基本告別人世。我們不能等到鞭炮在他們墳頭響起的時候，面對兩個無法對話的陰陽世界，才後悔不已。

■越來越多志願者走近麻風村。